

(一)

羅啟銳〈紅棉樹之死〉

2019年8月12日

——兩個多月前，他們是真的把村口那棵高大的紅棉樹，大刀大刀地給砍下了。

我是在一個陰晴不定、東邊太陽西邊雨的下午，目睹這件事情發生的。當我在天台的儲物房匆匆收拾，準備出門遠行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下接一下沉重的砍伐聲，有節奏地，從不知什麼地方傳過來，我四處張望，只見整個海灣，銀亮地反照着一個沉默的太陽，詭異地不動聲色，好像在等待着什麼。

然後，我便看見村口那棵二三十尺高、還在盛年的紅棉樹，在水邊慢慢地傾側，像個巨大的稻草人一樣，左右搖晃着枝葉，彷彿在向這條村子裏的居民，揮手道別。

樹身搖晃得愈來愈厲害，幅度也愈來愈大，樹葉在逆光的太陽下閃亮着，沙沙作響；接着，再過了沒多久，隨着「嘩啦啦」的連續幾聲，一棵高大偉岸的紅棉樹，就這樣轟隆地倒下了。

樹幹猛烈着地，反彈了兩三下，揚起了幾尺高的塵埃，才終於靜止下來，一些比較脆硬的樹枝當場折斷，枝頭仍帶着幾朵奇怪地一直沒有落下的紅棉花。

伴着紅棉倒下的巨響，上千朵的棉絮陡地飛散，柔軟茸弱，像無數白色的羽毛，自海灣那邊，湧向小村，再成群地散向後山去，像一場奇怪的六月飛霜。

我驚訝地穿過撲面而來的棉絮，呆看着這懾人的景象，有點不知所措。村子裏不同的人家，都跑過去跟砍樹的兩個漢子理論，氣呼呼的，中英日文夾雜，砍樹者漲紅着臉，一個勁地抗辯。

「你們在幹什麼？你們是哪來的？」「我們只是奉樹主的命行事而已！」「樹主？誰是樹主？樹也有主的嗎？」「這個我們不知道！」「不知道？你們怎會不知道？是誰發你們薪水的？」「那個我們不能說……」

雙方媽丫媽丫地，紛紛擾擾，然後，大雨便開始灑下了。

當我收拾行李完畢，駕車駛過村口濕滑的小路時，爭論的人們已經散去，悻悻地各自回到住家的窗前，隔着雨點，一邊咒罵，一邊憑弔着這棵立足在海灣多年的紅棉。

汽車駛過紅棉樹的前身所在地，但見它雄壯依舊地橫亘在雨中，一地散落的樹葉，在流水中恍惚地游動着。砍殺後的樹幹，留下一個巨大的杏黃色的傷口，凹凸不平，濃濃的樹汁像一些黏滑透明的血液，混和着雨水，沿着樹心的四周，流下山坡去。

雨勢漸大，我啟動雨撥，把擋風玻璃上的雨水和飛絮搨走，向着彎曲的郊區公路前進，忽然間，有點傷感與離愁，尤其在 6 月的那一天，大雨中「匆匆出門，帶着憤怒與悲哀」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，而滿城心事，才剛開始的時候。

馮文韜〈奢侈的道別〉

2021 年 7 月 15 日

你有想過怎樣跟人道別嗎？漫漫人生路上不免會面對各式各樣的別離，事前不少人會預先構想說詞，畢竟大家注意力大多會集中在自己這個主角身上，不可太失禮。像學校畢業禮或在公司離職時，總會考慮有什麼感受跟同事同學分享。移民前夕在國際機場的離境大堂，跟至愛親朋雖沒有長篇大論，卻必定有千言萬語的離愁別緒。在電影中，甚至有人連臨終遺言也要精心考慮。

不是每個人都能忍受說「再見」的那種不捨和難過，你可有看過誰會滿懷期待地替自己舉辦歡送會？人們記着的反倒是各式各樣的迎新營和活動，因為在那裏得以認識新朋友同學，一起對未來想像及期待着。商店開張誌慶才會收到各界送上的花牌祝賀，店主甚至會「切燒豬」慶祝順利開幕；結業時哪還有這份閒情逸致，有的只是一連串清貨大減價告示。

只是現實生活中，哪有這麼多歡送會或告別禮需要迴避？有多少人離職時，不是被公司勒令迅速清理個人物品？周五離開，周末過後已完全消失，彷彿從來沒有存在過。在紛亂時局，有多少人只能倉卒乘上離港飛機，只求盡快離開傷心地，盡快開始新生活，根本連告別也來不及？絕大部分人臨終時，均是不發一言悄悄離開人世，甚少像電視劇中，所有親友齊集後，在人前吐出最後一口氣。

不辭而別，並不一定是單純逃避傷感，更有可能是情況之緊急危險，已不容人們享受好好道別的奢侈。所以請多加珍惜那些道別的機會吧！「一葉輕舟去，人隔萬重山」，誰知道鳥兒展翅何日再歸還？不要吝嗇在歡送會出現的片刻，或在心意卡上的祝福，這些都會成為離去朋友的珍貴記憶呢！

(三)

馮文韜〈告別時代〉

2020年10月18日

「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！」我們不時從電視節目或新聞特輯中聽到這句說話。時代每天在變，但我們甚少有明顯感覺，即使在跨年除夕，歡呼和煙花過後，改變的似乎只是月曆年份。不，只有身邊事物出現重大變化，我們才會感覺時日變遷。日籍中文作家新井一二三在《再見平成時代》中，描述從平成走向令和，日本文化、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的轉變，然而最令作者感覺時移世易的，必然是明仁天皇退位，德仁天皇登基。

的確，事物變化遠不如人物的離開或辭世來得震撼，更感到告別時代的唏噓。上月，有兩位受矚目的女性與世長辭，分別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（RBG），以及日本明星竹內結子。前者是七八十年代女性平權運動的神話人物，後者雖算不上是什麼風靡國際的紅星，但她可是我第一部看畢的愛情電影，《藉着兩點說愛你》的女主角。只有40歲的她英年早逝，令人倍感神傷，她的早夭對我而言更是代表着青春逝去。

當曾祖父母輩離世時，仍只是小童，雖然在親人解釋下知道人終有一死，惟死亡始終是非常遙遠的存在。當祖父母相繼悄然離去，開始感受到喪親之痛，看見淚流滿臉的父母，你亦不能再像小孩般滿不在乎，你嘗試盡力安慰父母，看見他們傷心沮喪，你亦有點不知所措。想到下一次再有親人離世，說不定便是身邊至親，你亦要負起打點一切後事的責任，再也沒有人能為你承擔。

其實各個所謂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，仔細看四周無數事物也在你不為意時起了變化，只是每當你在乎的人物消失後，你才頓時領會到某個美好的時代已跟你道別。不要妄想像 *Midnight in Paris* 的 Owen Wilson 那樣留着「La Belle Époque」，盡情把握感受每一個環節，為新時代作好準備吧！